



从左往右依次为：2018年7月，使鹿鄂温克人索实在用“鹿哨”召唤鹿群；2021年3月，使鹿鄂温克人玛尼与女儿教娜一家在大兴安岭腹地找寻牧养的驯鹿；2019年10月，使鹿鄂温克人觉乐在密林中为驯鹿喂食豆饼。

# 古风陈炉

宋东涛

听朋友说，陈炉古镇古风最浓。于是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我们驱车前往。古镇在陕西耀州，要走一大段山路。二十几公里的山路因为绕上绕下，大约走了半个钟头。这一路一层层、一圈圈呈螺旋状向上，才绕过一层金黄的油菜花，又看到一层绿油油的麦田，与田边裸露的黄土相映，清晰地勾勒出一幅山乡水墨画。路旁粉色的山桃花，或不知名的山野花散发着朴素的美。

一处转弯，便进入陈炉古镇。下车可见一条小小的商业街，有青瓷器店，有小吃部，还有几家杂货店。店家大多是老年人，要么专注自己手中的瓷器，要么笑眯眯等着落座吃饭的客人，无不悠闲惬意。

沿街道上行。街道约有2米宽，缓缓向上颇有曲径通幽的意味。脚下的小径铺着一层层沿坡而上的黛青色瓦片，瓦片间还夹杂着颜色不一、上过釉面的瓷器残片。这样的路面却出奇的正整。街道两旁的屋舍由青色砖块砌成，院墙就活泼很多，红砖青瓦堆砌成各种各样的图案，有动物、有花卉，也有诸如“福”“平安”等汉字造型，没有上釉的和着上过釉的，交织在一起，好看极了。也有一些人家的院墙是用瓦罐做成的。瞧，左手这家除了排列整齐的赭红色瓦罐之外，墙的顶部用一排蓝幽幽的青瓷双耳花瓶做装饰，还有的干脆用代表耀州窑的青瓷茶壶做装饰，十分别致。这些普通的房子，说是建筑物，倒不如说是艺术品，古朴中透着艺术气息，自然中流露着雅致。

整座古镇依山而建，所以每家每户的地基错落有致。你家的屋顶正好在我家院落的出口，我家的屋顶又在别家的院落入口。当我们发现这个秘密后，不再是偷偷瞅上一眼，而是大大方方地瞧个究竟。这里的院落非常干净，一户户正对正房，两边各有院房，四四方方的一个院子围在中间，形成特有的四合院。最初不大明白，渐渐才看出名堂。原来他们每一户都是依山而建的窑洞，因为整整齐齐一层一层地向上，就好像一个大而密的蜂房，结实、紧凑。我们的到来，丝毫没有影响屋主们，院子里闭目养神的老翁，家门口拉家常的老妪，怡然自得，愈发显得古镇安详、宁静。

古镇平均海拔大约1200米，因“陶炉陈列”而得名，烧造历史可追溯至1400年前的北周时期，历经唐、宋、明、清，连绵不断。陈炉古镇曾是宋代最著名的六窑之一，也是北方青瓷的代表。这里曾经千年灼灼不息，形成“庐山不夜”的辉煌盛景。现在，陈炉依然有很多人以烧制瓷器为业，而青瓷正是陈炉瓷器的特色。

返回的路上，发现了几座清代民居，一色的青灰色，门楼不高，可是门楼顶上精细的砖雕和木雕，虽风雨雨几百年，依然散发着浓郁的美，在湛蓝的天空下尤为庄重。虽夹杂在现代建筑之间，不但不突兀，反而更秀丽、淡雅。

归途中，回望陈炉古镇，仿佛一幅色彩厚重的油画。那依山而建的民居，那曲折通幽的瓷窑，那瓦瓮瓷罐垒成的墙壁，那千年古瓷文韵，以及古朴自然的民风，无不蕴含着悠悠古韵。走进它，每一颗心都会被感动。

# 走进中国唯一的驯鹿部落

王 伟文/图

敖鲁古雅是鄂温克语，意为“杨树茂盛的地方”。

2011年初，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来到内蒙古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进行采访拍摄。鄂温克族是中国56个民族之一。由于所处自然环境和生产实践方式的差异，鄂温克族又被分为农业鄂温克人、牧业鄂温克人、使鹿鄂温克人。17世纪中叶，使鹿鄂温克人从贝加尔湖流域游牧迁徙至额尔古纳河流域，并逐渐定居于大兴安岭的密林之中。

使鹿鄂温克人生产生活中透露出的原始、神秘和独特的文化气息令我动容。此后十余年间，我数十次前往敖鲁古雅，用影像记录下这个中国唯一的驯鹿部落。

兴安岭森林中只要有部落的老者和驯鹿在，就会有古老的驯鹿文明存在。2003年生态移民之后，一小部分使鹿鄂温克人跟着时年80多岁的玛利亚·索留在了山上。就这样，老一辈使鹿鄂温克人选择了使命，带着古老的狩猎文化重返森林，与驯鹿重逢；而年轻一代则顺应潮流，逐渐融入现代化的生活中。现今，仍有少数使鹿鄂温克人伴随驯鹿居住在大兴安岭腹地的密林中，过着游牧的生活。他们也成为中国迄今唯一饲养驯鹿并保存驯鹿文化的民族。

驯鹿是一种生长在严寒地区的动物，被称为“森林之舟”。在中国，它们主要生长在大兴安岭西麓阴冷潮湿的地方，以食原始森林中的一种苔藓为主。为了解决驯鹿的觅食问题，使鹿鄂温克人必须频繁迁徙，至今依旧如此。在每年冬季、春季和春秋交替的季节，他们会沿着一个固定的线路进行迁徙，常以驯鹿食用的苔藓丰富、群山环抱、河流分布的地区为选择条件。如今，这条线路上分布着七八个“猎民点”，是使鹿鄂温克人迁徙时的住所。

森林里的驯鹿自由无拘束，有时会跑到很远觅食，几天才会回家。也有迷路，甚至被猎套困住的，需要跋山涉水把它们找回来。大兴安岭原始森林腹地路况极差且无通讯信号，再加上天气因素，找鹿并不是件容易事，但不论环境多么恶劣，使鹿鄂温克人也会去寻找。

驯鹿是使鹿鄂温克人信仰世界及祭祀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们生产活动中的主要依靠和收入来源。达瓦是这里的养殖大户，夫妻俩饲养了近200头驯鹿。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在森林中，和驯鹿在一起，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

作为一个“外来者”，要想融入一个民族的日常生活，我意识到彼此必须要建立足够的信任，从语言翻译到带路探寻，我获得了当地很多朋友的支持，这其中就有何协。在为使鹿鄂温克人拍摄人物肖像时，何



协常常为我们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今年56岁的何协是玛利亚·索的儿子。何协十分勤劳能干，在猎民中是领头人物。他与母亲一样对森林和驯鹿饱含深情。空闲时，他常拿起随身携带的口琴为我们吹奏一曲动人的旋律。曾经，猎枪和口琴是何协的两个宝贝，放下猎枪后，口琴就再也没有离开他的身边。我虽听不懂他们的语言，但从他的口琴声中能清晰地感受到他的情绪。“那些为了驯鹿的生存，毅然重返山林的父辈们，让我很难忘也很感动。”何协曾对我说。

在早期记录使鹿鄂温克人的影像中，人们可以看到使鹿鄂温克人狩猎使用的猎枪、野鹿哨和桦树皮船等。尽管它们都已尘封在历史中，但透过影像来了解民族文化，直观、准确又具体，能为后人提供非常好的历史记载和学术研究资料。使鹿鄂温克人在千百年的生产实践中形成的狩猎文化、萨满教文化等极具独特性，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璀璨瑰宝。

于我而言，多年前的一次探访，让我有了用影像媒介留下这份珍贵文化遗产的想法和机会。借助大画幅相机和古典湿版工艺，我拍摄了最具代表性的34位使鹿鄂温克人的肖像，记录了使鹿鄂温克人独特的

文化和生活传统。我希望这一影像创作能为今后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的研究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贡献一份微薄之力。

截至2021年，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共有鄂温克族316人，使鹿部落211人，饲养驯鹿1200余头。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也成为人们了解使鹿鄂温克人的一扇窗口，部分居住于此的鄂温克人发展起民族旅游，以另一种形式传播和延续民族文化。

2021年，我又一次来到敖鲁古雅，这次，仍是大画幅黑白肖像，不过主角是“新时代的使鹿鄂温克人”。从原始森林到现代生活，从历史到当代，我想用大画幅肖像呈现使鹿鄂温克人半个世纪的内心变化。

生于1950年的玛尼是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最早的民族干部之一，她的儿子舍禄卡于1981年生于民族乡，从小成绩优异，大学毕业后就职于江苏苏州一家跨国企业，任职高级管理人员。在工作之余，舍禄卡也会与母亲玛尼共同开展敖鲁古雅鄂温克语基本词汇的收集等保护工作。

像舍禄卡一样的年轻人还有许多。不同于老一辈使鹿鄂温克人，这些新生代的使鹿鄂温克人虽不再与驯鹿和森林为伴，但是他们身上仍然延续着使鹿鄂温克人的文化血脉。

（本文图片摄于2013年至2021年，拍摄地点为内蒙古大兴安岭）

上图：2018年7月，使鹿鄂温克人古革军在密林中找寻走失的驯鹿。

# 小棒球带火浙江林垵

凌一波文/图

位于浙江省平湖市的林垵镇，可谓名副其实的“棒球小镇”。小镇拥有浙江省目前唯一符合国际标准的青少年棒球基地，自2019年以来，共承办了6场长三角区域、3场全国性青少年棒球赛及本土赛等15项棒球赛事，共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棒球参赛队伍近200支，参赛运动员及陪同家长7000余人，吸引全球最大的青少年棒球俱乐部比鲁斯棒球联盟中国总部落户，被授予“中国少年棒球队U10训练基地”。

林垵棒球基地距平湖主城区仅15分钟车程，设有入口景观区、练习准备区、比赛球院区、滨水休憩区、棒球文化展示区等多个功能区，目前已成为平湖——南投青少年棒球交流训练基地、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乡村振兴现场教学点和社会实践基地，并荣获“浙江省运动休闲旅游优秀项目”。

近年来，林垵镇围绕棒球基地建设，重点打造“水韵晒浜”和“果香俞家浜”

两大美丽村落，着力提升乡村旅游接待能力。通过棒球基地带动乡村旅游发展，并与村民增收紧密联系。结合美丽乡村、美丽城镇建设打造郊野园景区，走上了一条“农业+体育+旅游”的发展道路。

在发展棒球产业的同时，林垵镇积极与本土企业合作，设计制作棒球服、棒球帽、棒球包等棒球周边产品。委托动漫设计公司设计



棒球场地和吉祥物“茏茏”，并制作文创产品。以棒球运动推广文创产品，实现棒球产业的纵向发展。

此外，林垵镇还通过进一步整合资源，打造棒球主题民宿和农家乐等业态，吸引游客，让31户低收入家庭真正成为“股东”，切实提高村民经济收入。

下图：青少年运动员在林垵棒球基地练习棒球。

“酒杯未觉浮蚁滑，茶鼎已作苍蝇鸣。归时共须落日尽，亦嫌持盏仆更更。”北宋诗人黄庭坚在四川宜宾的诗作吸引了我，宜宾素有“酒都”之称，山谷道人饮酒不用愁，但是茶又如何而来？带着这个疑问，我们开启了在宜宾的寻茶之旅。

听闻乌蒙有好茶，循着丝路古驿，前往位于乌蒙山北麓，素有“乌蒙山下三千里，樊道南来第一城”的高县。一路驱车，路途山清水秀，众峰衔翠，时有云雾缭绕，偶有几处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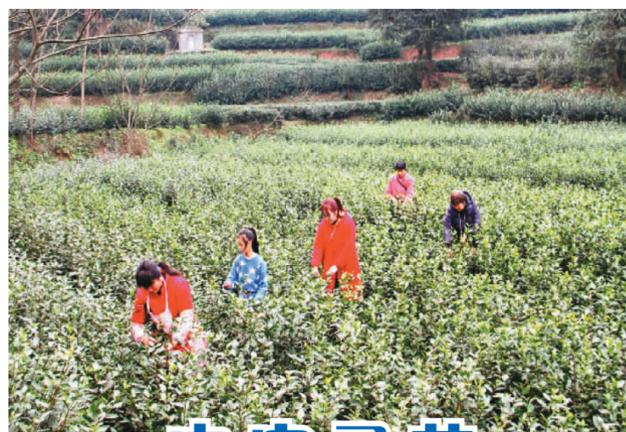
行于高县大雁岭乡村振兴示范区，清新的茶香扑鼻而来，成片的茶树绵延山岭，惹绿了山头。茶芽探出枝头，茶农们穿梭在茶园里，十指翻飞，娴熟地将鲜嫩茶芽采入竹篓。

“今年气温偏低，茶叶生长慢一点，但价格比往年高，总体收益稳定。”看着茶树枝头的万千新芽，茶农笑咪咪对我说道。驻足碧波荡漾的大雁岭雁鸣湖，眼前就像铺开了一幅想象中的“西湖”，山与水、水与泥、泥与树构成了一幅优美画卷，茶香袭来，沁人心脾。

春茶贵如金，采茶宜趁时。茶农告诉我，采茶亦有讲究，高县以“优”和“早”为优势特色，每年2月初开采，当地有歌谣道：“二月采茶发芽，哥哟莫想就吃它。等到三月清明后，妹儿上坡来送茶……”

在高县，漫山遍野种满茶树，茶歌贯穿采茶人的日常。每到茶叶采摘季，漫步于乡村的茶山茶园，总能听到茶农们自编自唱的采茶歌，他们寄情于茶，喻茶感事，让人透过歌声，感受到他们的怡然自得。

川茶历史悠久，西汉蜀人司马相如、扬雄的文中有许多关于茶的描述，饮茶那时已在巴蜀一带肇兴，殆及两宋，川茶成为贡品茶，需求刺激着四川开发地力，同时也带动了更多蜀人以种茶就业，并在



# 宜宾寻茶

胡 健

川南地区形成一条特色的贸易路线——茶马古道。高县作为茶马古道重要的驿站，处于北纬30度附近，环境优美，土壤肥沃，属乌蒙山茶主产区，主要生产早春绿茶和优质红茶，是著名出口红茶——“川红”的故乡。

2021年，高县印发了《高县支持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十二条政策》，从种植、加工、销售等各方面给予完备的政策支撑，重点做好茶叶基地建设、加工能力提升、销售平台搭建、经营主体培育和品牌建设等工作。目前，全县现有茶园33万亩，种植面积居四川第二，已建成8个茶叶万亩亿元示范区，5个茶叶现代农业园区，培育茶企108家，茶叶专业合作社46个，产干茶

2.88万吨，综合产值突破73亿元，茶农人均茶叶收入1.4万元，实现了生态美、产业兴、农民富。

“我们以举行早茶节为契机，以茶为媒、以茶会友，交流合作、互利共赢，进一步把开市的长江源国际茶贸城打造成西南地区最大的茶业综合交易市场，并进一步培养壮大茶叶生产加工企业，提升茶产品向精深加工、高附加值、多元化方向发展。”高县县委书记黄修国表示，高县始终坚持把茶产业作为带动群众增收、促进共同富裕的主导产业。下一步，高县将着力把开市的长江源国际茶贸城打造成西南地区最大的茶业综合交易市场，并进一步培养壮大茶叶生产加工企业，提升茶产品向精深加工、高附加值、多元化方向发展。

上图：宜宾高县蕉村镇云社区的茶农们忙采茶。高县县委宣传部供图